

Mark Tobey
馬爾克·托貝

王哲雄 Che-hisung WANG
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系、研究所教授



畫作說明：

馬爾克·托貝 (Mark Tobey 1890-1976)

《交通運輸 之1》，1954

蛋彩 (tempera)，畫紙 43x27cm

瑞士巴賽爾美術館，版畫典藏部 (Kunstmuseum, Kupferstichkabinett, Basel)



乍看之下，馬爾克·托貝的作品，很像波洛克的繪畫：均勻遍佈的畫面（all over），糾纏不清的網狀線條，尤其像一九五九年所畫的《微觀宇宙》（Microcosmos，私人收藏），兩人的差別，只是在滴漏的黑色線條和手繪的白色書寫線條的相異；深度空間的幻象與平面化並置的空間之不同而已。不過就托貝與美國現代藝術的關係而言，他不像波洛克是一代宗師，重要性彰注，影響備受矚目，他所扮演的角色，毋寧說是比較孤軍奮鬥的現代藝術先拓。

托貝出生於威斯康辛（Wisconsin）的中央城（Centerville），在翰蒙德高級中學（The High School of Hammond）唸了一段書之後，於芝加哥從事時裝模特兒插畫的工作，然後他到該城的藝術研究院（Art Institute），研習粉彩畫。從一九一一年起，他就前往紐約並擔任一家時裝新聞報的插畫家；很快地，他在肖像畫的才能一有沙珍特（John Singer Sargent 1856-1925）極為古典細緻的風格一，傳遍整個紐約市，受到當地上流社會階級人士的青睞，然而他又很快的放棄肖像畫。

一九一八年，托貝加入一個源自東方的神秘宗教：巴海教派（Bahá'ism），這可能是導致他的繪畫傾向精神性途徑的關鍵出發點。當他的同輩畫家都以巴黎為效法的對象之時，他寧可到東方去「取經」，托貝曾經表示：「美國在世界上的地位，不得不導向地球是圓的說法的認識論以及世界性的信仰。如果以往的方法是求助於歐洲，現在的面向必須像羅馬雅努士雙面神（Janus），也應該要有雙向」，換句話說不該忽略東方。一九二三年托貝在華盛頓認識旅美中國畫家唐遼（？）（Teng Kwei），開導他對中國書法的研究，進而引起他對遠東國家的好奇與興趣，於是才有一九三四年的日本之行，讓他有機會在禪宗修院待了一個月，並學會日本的拼音字母。藝術批評家羅傑·凡·詹德塔爾（Roger Van Gindertael）提及是日本一位和尚畫家「引發他（托貝），透

過空間裡穿梭不斷的書法線條，召喚出浩瀚廣被的精神和宇宙大氣的意涵」。（Michel Laclote：*Petit Larousse de la peinture*，Larousse，Paris，1979，t. II，p.1838.）

一九三五年他回到美國的時候，於是發明了所謂的「白色書寫文字」（White writing）。正如一九六六年在阿姆斯特丹國立博物館（Stedelijk Museum）舉行的回顧展專輯的引言中，告訴我們說：「過去十五年裡，我研究繪畫的方式可謂相當多元，有時候靠用筆，有時候仰賴線條或具有活力的白色筆觸和幾何空間。雖然如此，我一直嚐試在我的作品中，保持一種獨特的風格，在古文明裡外之間探索，希望藉著沈思冥想與關注找尋新的遠景，這條路曲折迂迴並非坦途。……我試圖使我的畫成為萬象含容的『整體』，但為了達成這個目標，我採取迴旋遍佈的畫面效果。」（in Edward Lucie-Smith：*L'Art d'aujourd'hui*，Nathan，Paris，1989，pp.65-67.）就這樣，托貝毫不諱言地表明他的藝術是受東方的影響。

托貝的作品風格，雖然在遇見珍妮·布榭（Jeanne Bucher）之後，一度放棄白色書寫線條而傾向暗調子的表現方式，但從一九五三年開始，他又回到白色的世界，從這幅《交通運輸之1》可以明顯地看出返回白色的轉變。另一方面，該作品顯示托貝一直沒有真正避開具象繪畫，他只是從高空鳥瞰繁忙的都會交通，以致於建築物、馬路、車輛與照明顯得很渺小，然而對托貝來說，「一丁點的實體與真物，都具有它豐盛無缺的宇宙」，這不就是道道地地的東方思想嗎！？所以，不管具象與抽象，形式只是他闡述內在精神與靈性的媒介。

托貝於一九五七年獲得「古更漢獎」（Prix Guggenheim），次年又榮獲威尼斯雙年展的國際「繪畫獎」，他的藝術在美國的抽象表現主義裡可謂獨立一幟。